

新惊悚六计第7辑
典藏版Ⅱ
全国首发



昆度社◆著

白领、学

怪楼房客

我不再是我·欢迎光临索命微博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新 惊 魂 六 计

第7辑

怪楼房客

异度社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怪楼房客/异度社著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2. 5
(新惊魂六计·第7辑)

ISBN 978-7-5317-2870-2

I. ①怪… II. ①异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84761号

新惊魂六计第7辑·怪楼房客

Xinjinghunliuji Diqiji Guailoufangke

作 者: 异度社
策 划: 光 南
责任编辑: 徐秀梅
出版发行: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
网 址: www.bfwy.com
邮 编: 150010
电子邮箱: bfwy@bfwy.com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深圳市永利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印 张: 24
字 数: 635千
版 次: 2012年6月第1版
印 次: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: 50.40元 (全三册)
书 号: ISBN 978-7-5317-2870-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

录

- 001/ 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壹
撒谎精
- 021/ 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贰
索命微博
- 039/ 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叁
第五个人
- 055/ 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肆
旁观罪
- 073/ 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伍
看不见的杀手
- 111/ 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陆
死亡约会
- 125/ 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柒
我不再是我
- 143/ 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捌
是谁登陆了她的QQ
- 177/ 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玖
消失的人
- 191/ 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拾
第三者凶杀案
- 207/ 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拾壹
青花咒
- 225/ 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拾贰
另一个我

XINJINGHUNLIUJI · GUALOUFANGKE

庄秦

新惊魂六计·怪楼房客之壹

撒谎精

韩笑死了，她姐姐韩琳自然也不会有好下场，只怕昨天就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

【1】

我真的无法理解，为什么梁莉那么喜欢撒谎。

梁莉一直跟我说，她在一家超市里当营业员，而我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发现她供职于一家广告公司，有着一份稳定的收入。她还说自己是孤儿，可我却是在老人院的客房里，在一位老人的床头柜上看到那位老人与梁莉的合影。

那位老人叫梁志成，他言之凿凿地告诉我，梁莉是他的女儿。

梁莉还对我说过很多关于她的事，但是经过我一番调查之后，发现她全是在撒谎。其实，她所撒的谎，并无恶意，我觉得那只是她的一种习惯而已。她喜欢为自己创造一个完全虚假的身份，说一个谎言，再用一万个谎言去圆第一个谎言。她乐此不疲地撒谎，并从中寻找乐趣，即使我戳穿了她的某个谎言，她也毫无愧疚，只是耸耸肩，说自己大概记错了，或者说，大概是我记错了。

梁莉曾经说过，她喜欢我，想和我结婚。但当我在一周前的某天，看到她与一位年轻英俊的男人挽手走入电影院的时候，我不禁怀疑，她爱我，才是她制造的最大谎言。

当然，我对梁莉还是很有感情的，毕竟我们交往了一年多，而且她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。所以我一相情愿地认为，那个和她挽手走入电影院的英俊男人，或许只是她的哥哥罢了——呃，我发现自己

竟然也受了她的影响，不知不觉地喜欢撒谎欺骗自己。

为了证实这个想法，我再次以社科院助教的身份来到梁莉父亲所在的养老院，想从梁志成口中得到更多关于她女儿的信息。

那家老人院位于市郊一条偏僻的狭窄马路边，有着坚固而又高大的围墙，围墙内种满了月桂树与宵待草，每到春风沉醉的季节，老人院里就会飘荡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。

梁志成住在老人院三楼一间设备齐全的单人房中，有独立卫生间，墙上挂着一台液晶电视，单人床边的床头柜上，依然摆着他与梁莉的合影。

上个月我曾经造访过老人院，为社科院进行一项社会调查，他恰好是我随机抽到的调查对象。记得当我询问他为什么会住进老人院，而不与儿女共享天伦之乐时，他笑呵呵地回答说他当了三十多年的警察，有许多合作愉快的老哥们儿，即使退休了，也想经常在一块儿聊天玩牌。所以他与十多个老哥们儿退休后，一起相约住进了这家老人院。

这次我走入房间的时候，梁志成正在欣赏一部90年代的美国警匪片，这是他当警察多年后养成的爱好。他看到我后，立刻打了个招呼，问：“唐助教，你又来进行社会调查？”

我点点头，然后坐在他屋里的沙发上，打开一个笔记本，开始拐弯抹角地提问，并以进行家庭成员核查的名义，向他询问儿女的状况。

梁志成爽快地答道：“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叫梁莉，在一家大公司里上班。她每周都会来老人院看望我，很孝顺的。对了，唐助教，我女儿还没男朋友呢，我看你为人不错，要不要我为你们牵牵线？”

我挠了挠头，心中暗道，梁莉果然是习惯性撒谎，或许她现在正脚踏两只船，却对自己的老爸说没男朋友。

走出老人院的时候，我的心跌到了谷底。

【2】

离开老人院，我来到自己工作的社科院。

一走入办公室，我的上司就毫不客气地朝我吼道：“唐助教，你上次在老人院里做的社会调查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我诧异地问。

上司是位处于更年期的中年妇女，脾气很不好，她严厉地说：“甲方对你在报告里列出的典型调查对象进行了回访与复查，发现你的报告里存在着极大的偏差，怀疑你数据的真实性。”

我上个月进行的社会调查，其实是社科院受一家保健品制造商的委托，对老人院住客的入住原因、身体状况、睡眠状况、心理波动等进行调查。我自信自己的每步调查程序都无懈可击，样本采集与分析也都是按流程进行的，为什么甲方会认为我的调查失真呢？

上司拿出我那份调查报告，翻开其中的一页，说：“你在报告里列出的这个样本，是因为想要维持多年友情，所以住进了老人院。”

我瞄了一眼，看到她翻开的这一页，正是我记载关于梁志成的那段分析。

“甲方利用你列出的样本姓名与身份证号进行调查，发现这位梁志成先生根本没在警局里服过役，而且还曾经因为诈骗罪入狱三年。根据这一点，甲方怀疑你的调查失真，所以决定暂缓付清赞助费的尾款。”

听了上司的话，我大吃一惊。我总算明白梁莉为什么会习惯性撒谎了，那不是她的习惯，而是遗传。但对于社科院来说，保健品制造商提供的赞助是非常重要的，那是给员工发奖金的资金来源，所以我愁眉苦脸地说：“调查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个诈骗惯犯呀……那现在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上司瞪着我说：“唐助教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经过一番沟通后，甲方已经同意我们重新抽查样本，你得另外选取一个样本，进行调查与分析，最好也是一位因为在乎友情而住进老人院的住客。”然后，上司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对了，为了防止你在调查中继续出现偏差，甲方要求，在你重新进行工作的时候，他们会派出一位协助人员，全程与你一起进行调查。”

刚说完这句话，她的手机响了，她接通电话，嗯了几句之后，便挂断电话，说：“唐助教，甲方派来的协助人员已经来了。”

几分钟后，一个漂亮的女孩，背着一个很大的挎包，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里。

她叫韩琳。

【3】

韩琳很干练，她和我一起走出社科院后，便直率地说：“其实我们公司很看重你最后的调查结论，为了维持友情而住进老人院，这应该是老人间很有代表性的想法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，你不巧遇到一个错误的调查对象，现在我们只需根据结论另外选取一个调查对象就行了。”

虽说这完全违背了“调查→分析→结论”的流程，但事实上却非常具有可操作性，而且还能大大减少我们的调查时间，所以我欣然接受。

要找到这样的样本，并不算难，只要去院长室查查，是否有同一工作单位的人退休后住进老人院，就能选取到最合适的样本。我上次来老人院时，和那位白发苍苍的老院长谈得还蛮投机的，他应该不会拒绝我们的要求。

韩琳开了一辆小巧的轿车，看来在保健品公司上班的待遇真不

错。

她载着我，来到了老人院。

老人院大门处，有一位身着制服的年轻保安，他让我们填写了会客单。我在会客单上填了社科院的名称。其实保安认识我，填会客单只是个形式而已。我留意到，韩琳填会客单的时候，也在工作单位上写了社科院，虽然有些不妥，但我想也没什么关系吧。

不过，在我填写会客单的时候，却在访客名单上看到了一行熟悉的字体，是梁莉的字迹，但留的却不是她自己的真名，填写时间就是今天。

她今天到老人院来探望她爸爸了？可即使是探望家人，她填写会客单时也用假名，看来她习惯性撒谎已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。

我寻思着，一会儿在老人院调查的时候，最好避开梁莉，免得见了不愉快，影响今天的调查工作。

进了老人院后，我带着韩琳径直向院长办公室走去。刚走几步，韩琳就对我说：“唐助教，你一个人去院长室查名单吧，我先在老人院里随便走走，看看这儿的环境。”

她是甲方代表，我当然得听她的。

站在院长室外，我敲了敲门，听到里面传来一个年轻的男性声音：“请进。”

推开门后，我吃惊地看到院长室内只有一个年轻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前。他看到我脸上的诧异表情，立刻说：“你是来找刘院长的吗？你一定不知道，他已经退休了。我是新任院长，赵蒲，刚上任一星期。”

我吃惊的并非是老人院院长换了人，而是我见过赵蒲，那天我看到和梁莉一起挽手走入电影院的男人，正是眼前这位新任的老人院院长，赵蒲。

【4】

我是个敬业的人，所以暂时把情感上的事抛在一边，递了名片后，便向赵蒲提出寻找调查样本的要求。

赵蒲也很配合，当即取出老人院入住人员的花名册，让我自行翻看。花名册上记录得很详尽，不仅有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身体状况，连以前的工作单位都有记录。

翻看花名册的时候，我也忍不住多看了赵蒲几眼。是的，他比我年轻，比我英俊，想必收入也比我这个社科院助教高得多。我不禁有些自惭形秽，心情也变得很是低落。

不过，工作倒还是进展得很顺利，我很快就找到几个合适的调查对象。他们均是从一家银行退休的，有着优渥的退休金，住的全是老人院里条件最好的单人房。他们都有儿女，在市区也有自己的住房，却住进了老人院，看来我原来那份调查报告里所得到的结论，是正确的。

抄写好名单，我便告辞出了院长室。本想叫韩琳一起去采访名单上的第一位住户，可在老人院里却没见着她的身影，而且我也没有她的手机号码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独自向第一位住户的房间走去。那位住户姓胡，走到他的房门外，我却忽然听到里面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。

“胡爷爷，我给你介绍的这种太空棉被，采用了最新的纳米与远红外技术，超轻，超薄，超保暖……”

是韩琳的声音。

随后，是那位胡老先生的声音：“哦……嗯……真好……”

听上去，胡老先生似乎有点老年痴呆的症状。但从韩琳的话里，我已经明白她的来意了。她来协助调查是假，忽悠几近痴呆的老年人

购买产品才是真。

针对老年人的推销活动，作为社科院调查人员，我真是太熟悉了。那些无良的保健品制造商，以高额回扣聘请专职人员，打着高科技的旗号，主办联谊活动，把老年人请去开会，嘴比蜜糖还甜，以洗脑的手段引诱老年人购买产品。一个小小的茶杯能卖到上千元，一个按摩坐垫能卖到上万元。

而此刻我身处的这家老人院，以设备齐全、护理专业而著称，收费价格也不低，入住的老人大多都有着高额的退休金。老人院为了防范外界推销人员进入，一直有着很严密的保安制度，外人进入必须出示工作证，或以户口本证明自己是住客的直系亲戚，所以几乎从没有推销人员进入过这儿。

难怪那家保健品制造商要委托我们社科院来这里做社会调查，而且还说我的调查报告失真，要让他们的甲方代表和我一起来老人院重新调查，原来是想借此进入老人院进行推销活动。

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，立刻又听到韩琳说：“胡爷爷，你买一床太空棉被吧，很便宜的，才八千，你现在没现金也没关系，可以把银行卡号和密码告诉我，我马上用电脑在网上转账。”

胡老先生还是嗯嗯啊啊，说着含糊不清的话，但韩琳的嘴巴却越来越甜，很有耐心地与胡老先生攀谈着，可胡老先生就是不上套。而这时，我突然听到韩琳说：“胡老爷爷，您看着我的眼睛，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悬吊的小球，您看着这个小球。当小球开始摇晃的时候，你就会睡着…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平和，只是几秒钟之后，我便听到屋里传来了微弱的鼾声。

是催眠。

韩琳竟然用催眠的方式让胡老先生睡着了。

紧接着，韩琳开始询问胡老先生的银行卡号和密码。随后，我听到电脑开机的声音。我想，在韩琳随身的斜挎包里，一定带了一台笔

记本电脑。

我敢肯定，韩琳打开电脑进行转账的时候，转走的一定不止八千块钱，而是账上所有钱。

这时，一只手忽然搭在了我的肩头上。

“唐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回过头，我看到了梁莉。

【5】

其实，应该是我问梁莉为什么会在这里才对。

她以前说过自己是孤儿，而我也是在无意中见到梁志成床头柜上的照片，才知道他是梁莉的父亲。不过，我也不想问太多，因为这时候，我见到新任院长赵蒲也来到了走廊上。他看到我和梁莉在说话，立刻诧异地问：“咦，表妹，你认识唐助教？”

原来赵蒲是梁莉的表哥。那也说得通，梁志成是说自己只有一个女儿，没说自己是否有侄儿。而表哥表妹一起挽手看场电影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我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，也不再去管韩琳在胡老先生房间里干什么了。

这时，我又看到一个人出现在走廊上，是梁志成。他一见到梁莉，就大叫道：“女儿，你来老人院了，怎么不到我房里看我呢？”

这下好玩了，以前梁莉一直说自己是孤儿，现在看她怎么收场。

没想到梁莉立刻苦笑着对我说：“这老头，有妄想症。上次我们公司来老人院送温暖，和他拍过一张照片，他就妄想我是他女儿。”

什么？梁志成是妄想症患者？他只是把梁莉妄想成是自己的女儿？

我有点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，毕竟我与梁志成接触过，一点也

看不出他是妄想症患者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上次见他时，他说自己当过 30 年警察，把这理解成妄想症，也说得通。

梁志成颤巍巍走到我们身边，又大声说道：“女儿啊，唐助教这个年轻人很不错，你正好单身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凑成一对。这几年，我也存了不少钱，你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可以给你们封个几十万的大红包……”

一个蹲过监狱的诈骗犯，这几年都住在老人院里，哪来的几十万存款？看来他确实是妄想症患者。

恰好在这时，胡老先生的房门开了，斜挎着背包的韩琳站在门内正要出来。透过门缝，我能看到屋内的胡老先生趴在桌子上，依然酣睡着。

韩琳看到门外站着这么多人，向我问道：“唐助教，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吗？”

看来她已经用电脑转完账了，于是我没好气地向她介绍：“这位是我的女朋友，梁莉；这位是老人院的新任院长，赵蒲；这位是……”

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如何向她介绍梁志成的身份，该说梁莉的父亲，还是说妄想症患者？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梁志成立刻说道：“我叫孟明辉，你叫我老孟就行了，我是梁莉的爸爸。”

梁莉则赶紧说：“我才不是他女儿呢，你别听他乱说！”然后她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，做了个这位老先生脑袋有毛病的手势。

但我却陷入了疑惑当中，他怎么说自己叫孟明辉呢？他不是叫梁志成吗？

我偷偷地问了问梁莉，她立刻答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，孟老爷爷有妄想症，时常把自己当做另外一个人。”

“那老人院里到底有没有一个叫梁志成的老人呢？”

赵蒲替他表妹回答了这个问题：“有啊，我看过资料，那位叫梁

志成的老人，在这儿住了三个月就不幸离世了。以前梁志成就住在孟老先生的隔壁，他俩应该很熟。”

当我们谈话的时候，孟明辉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上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，似乎根本不理睬我们在谈什么。倒是韩琳立刻亲热地走到孟明辉身边，一手挽住他的胳膊，说：“孟老爷爷，我陪你聊聊天吧。”

看着韩琳和孟明辉一起消失在走廊尽头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。

对了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孟明辉的名字。对了，他就在我那份名单上，也是银行退休的老干部。

【6】

孟明辉，一定是韩琳的下一个目标吧。她能在五分钟内，利用催眠的手段，从接近痴呆的老人那儿套出银行账号和密码，我想，韩琳只需略施小计，就能从孟明辉口中套到她想要的东西，我不禁为孟明辉担心了起来。而这时，梁莉却挽着我的胳膊，说：“唐宇，我们出去吃饭吧，我好饿。”

比起一个患了妄想症的老人，当然还是女朋友更重要。

那份调查报告，现在看上去也不是特别重要了。就算我写得再好，甲方一定会再编排个理由，让我再带个甲方代表到老人院来。说不定那个甲方代表，也是位精通催眠的年轻美女。总而言之，甲方根本不在乎报告，只是想利用我，让催眠专家混入老人院里来行骗。

所以我和梁莉出了老人院，在外面找了一家很不错的餐馆，吃了一顿大餐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问她：“今天你为什么会来老人院？”

梁莉笑了笑，说：“你也知道我在超市工作，今天我特意到老人院找表哥，就是想让老人院成为超市的固定客户。表哥是院长，如果老人院成为超市的固定客户，我的业绩肯定会增长很多的。”

梁莉居然还在撒谎，我也不想戳穿她的谎言，吃饭的时候，还是不要破坏氛围才对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接到了社科院上司打来的电话，她说今天和我一起去老人院的那位甲方协助人员，下午一直没回甲方公司，电话也打不通，问我是否知道情况。我的回答当然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和女孩子吃饭的时候，还被工作上的事打扰。

和梁莉吃完饭，我们又去看了电影。看完电影，我们又到江边的沙滩上数星星。最后，我们带了两瓶上好的红酒，回到了我家里。我们在酒意中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。

深夜，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听到梁莉温柔地在我耳边说：“我爱你。”然后她又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，但我却睡着了，一句也没听清楚，依稀记得，她似乎在哭泣。

【7】

第二天清晨，我被电话铃声惊醒。睁开眼，梁莉已经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。

接通电话，我听到了上司的声音：“唐助教，甲方刚才打来电话，说昨天和你一起去老人院调查的那个年轻女孩，今天早晨也没去上班，电话还是打不通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我耸耸肩膀，答道：“不知道，我昨天就给你说过，调查完毕后，我就先走了。”

“唐助教，你再去老人院一趟，问问那女孩是什么时候离开老人院的。”上司命令道。

有这个必要吗？韩琳都是成年人了，用得着这么着急吗？昨天问，今天还问。

我正要挂断电话，上司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今天甲方会再派一个协

助人员，和你一起去老人院。我已经把你家的地址告诉甲方了，协助人员很快就会到你家来接你。”

刚挂断电话，我就听到有人在我家门外按着车喇叭。出了门，我又看到一个年轻的漂亮女孩，坐在一辆轿车的驾驶座上，正等待着我。

这个女孩叫韩笑，是韩琳的妹妹，也在那家保健品公司上班好几年了。

我没多问，很快我们就来到了老人院门外。

昨天韩琳停车的地方，她那辆小巧的轿车已不见踪影了。

我就说嘛，韩琳昨天骗完钱后，肯定离开了老人院，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到这儿来了。我猜，甲方说韩琳没来上班，让我来老人院问一下，只怕是想再找个借口，让我把公司里的其他人带进老人院里去骗钱。

果然，韩笑以社科院的名义登记好会客单后，进了老人院，就找了个借口，自行转悠去了，让我一个人去询问院长。

见到赵蒲后，他立刻让那个年轻门卫把会客单带到了院长办公室。会客单上，很清楚地写着，来自社科院的韩琳于下午6点半离开了老人院。

也就是说，韩琳在老人院里足足待了大半天。天知道她利用催眠术，从老人那儿骗走了多少钱。日后老人们报了案，警察肯定会追查至社科院去，但我肯定没事，毕竟我是奉了上司的命令，带甲方协助人员进入老人院的。要追查，最后也是我的上司负责任，与我无关。

问完之后，赵蒲对我说：“真想不到，唐助教竟然是小莉的男朋友，我那表妹挺刁蛮的，你一定要多宽容她呀！”

说完后，他从办公室的冰箱里，取了一瓶冰镇的啤酒，倒了一杯给我。我呷了一口冰凉的啤酒，又和赵蒲寒暄了几句。我正准备起身告辞时，却忽然发现浑身瘫软，根本站不起来。我吃惊地说：“咦，怎么回事，我的腿怎么麻了？”